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名哲言行录(下)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著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忠华◆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一书在手 纵览西方学术精华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下)

在经历了如此久的时光和如此多的毁灭之后，这部古典时代的著作几乎毫发无伤地留存于世，我们真要感谢上苍。

本书是古希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生平事迹的描述，又试图勾勒出希腊的文明图景。由于对古希腊文献的丰富占有和熟识，使其在上述两方面几乎接近完美。此外，本书对希腊精神的还原方式，使我们得以亲近那个逝去的年代，感受古希腊的光芒和人性追求。总之，这部大约成书于古典时代晚期的著作，堪称古希腊时代的精神遗产清单，留存无比珍贵的文献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足够配得上它在西方世界获得的荣耀。

ISBN 978-7-206-07198-0



9 787206 071980 >

定价: 74.00 元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名哲言行录(下)

[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对《名哲言行录》的另一种可能读解方式	001
原英译者前言	001
原英译者导论	003

第一卷

序	003
第一章 泰勒斯	013
第二章 梭伦	025
第三章 喀隆	036
第四章 庇塔库斯	039
第五章 彼亚斯	043
第六章 克莱俄布卢	047
第七章 佩里安德	050
第八章 阿那卡尔西	054
第九章 密松	057
第十章 厄庇美尼德	059
第十一章 斐瑞居德	063

第二卷

第一章 阿那克西曼德	069
------------------	-----

第二章	阿那克西美尼	071
第三章	阿那克萨戈拉	073
第四章	阿凯劳斯	078
第五章	苏格拉底	080
第六章	色诺芬	093
第七章	埃斯基涅	099
第八章	阿里斯提波	101
第九章	斐多	116
第十章	欧几里德	117
第十一章	斯提尔波	121
第十二章	克力同	125
第十三章	西蒙	127
第十四章	格劳孔	129
第十五章	西米亚	130
第十六章	克贝	132
第十七章	美涅得谟	133

第三卷

第一章	柏拉图	143
-----	-----------	-----

第四卷

第一章	斯彪西波	187
第二章	塞诺克拉底	191
第三章	波勒谟	197
第四章	（雅典的）克拉特斯	200



第五章	克冉托尔	202
第六章	阿尔凯西劳	205
第七章	彼翁	214
第八章	拉居得	219
第九章	卡尔尼德	221
第十章	克利托马库	224

第五卷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	227
第二章	塞奥弗拉斯特	246
第三章	斯特拉托	260
第四章	里柯	265
第五章	德米特里乌	269
第六章	赫拉克利德	275

第六卷

第一章	安提司泰尼	283
第二章	第欧根尼	292
第三章	莫尼摩	316
第四章	俄涅西克里图	318
第五章	克拉特斯	319
第六章	美特洛克勒	324
第七章	希帕基亚	326
第八章	麦尼普斯	328
第九章	美涅得谟	330

第七卷

第一章	芝诺	335
第二章	阿里斯通	392
第三章	赫里鲁斯	395
第四章	狄奥尼修	397
第五章	克里安忒	399
第六章	斯菲卢斯	405
第七章	克律西波	407

第八卷

第一章	毕达哥拉斯	423
第二章	恩培多克勒	444
第三章	厄庇卡尔姆	455
第四章	阿尔基塔	456
第五章	阿尔克迈翁	458
第六章	希帕索	459
第七章	菲罗劳斯	460
第八章	欧多克索	462

第九卷

第一章	赫拉克利特	467
第二章	塞诺芬尼	475
第三章	巴门尼德	477

第四章	麦里梭	480
第五章	爱利亚的芝诺	481
第六章	留基伯	484
第七章	德谟克利特	486
第八章	普罗泰戈拉	495
第九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499
第十章	阿那克萨库	500
第十一章	皮浪	502
第十二章	蒂蒙	521

第十卷

第一章	伊壁鸠鲁	527
附录	英译者原附书目	585



第 六 卷

第一章 安提司泰尼

(约公元前 446—前 366 年)

安提司泰尼 (Antisthenes)^① 是安提司泰尼的儿子，雅典人。然而，据说他并不具有纯正的雅典血统。因而有人为此嘲笑他，他反驳：“诸神之母亦是弗里基亚人。”^② 因为据说他的母亲是色雷斯人。后来，他在唐格拉战役^③中名声大振，连苏格拉底都借机评价他说：如果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他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勇敢。他对雅典人装腔作势、自诩其力量根源于大地十分不屑，他说，这并未使他们比蜗牛或无翅的蝗虫生得好些。

起初，他是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因此他在自己的对话中引入了修辞风格，尤其是在《真理篇》(Truth) 和《劝诫篇》(Exhortations)。据赫尔米波记载，他曾试图在伊斯姆地峡运动会的公共集会上就雅典人、底比斯人和拉栖代蒙人的功过问题发表演说，但当他看到从这些城邦云集而来的群众后，便乞求得到宽恕。

然而，后来他与苏格拉底取得了联系。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得了莫大的收益，以至于常常劝诫其门徒与他一起做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住在拜里厄斯 (Peiraeus)，每天都要徒步五里去雅典聆听苏格拉底讲学。从苏格拉底身上，他学到了一种刚毅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可以与他对感觉的不屑相媲美，由此他开始了犬儒式的生活。他以伟大的赫拉克勒和居鲁士为例来论证痛苦是件好事，前一事例引自希腊世界，后一事例引自蛮族。

安提斯泰尼最早为陈述 (statement) 或断言 (assertion) 下定义：陈

①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Strom i. 66。

② 比较普卢塔克，De exilio, 607A; Sen. De const. Sap. c. 18, § 5。

③ 可能是指修昔底德 (Thuc. iii 91) 提到的公元前 416 年的那场战役。

述就是指出某物曾经是或者现在是什么的句子。他反复说，“我宁可成为疯子也不愿追求感官的愉悦”；“我们应该与那些真正感恩的女人做爱”。一个来自本都斯的小伙子想聆听他讲学，问他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他答道：“带上一本新书、一支新笔、几个新本子，如果你还有新的头脑的话”（暗示脑力也有类似需要）。^①有人问他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子为妻，他说：“如果她很美，你将不能独享她；如果她很丑，你将为之付出高昂代价。”有人告诉他柏拉图诋毁辱骂他，他说：“行善而遭恶语相加是王族的特权。”^②

有人介绍他加入奥菲斯秘教（Orphic mysteries），教士告诉他，那些被允许参加入教仪式的人将会分有冥界许多善的事物，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死呢？”由于他的父母不是自由民，他常常为此遭到指责；“他们二人也不是摔跤手，”他说，“可我却摔跤手”。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门徒，他回答：“因为我用银杖驱逐了他们。”当被问及为何如此苛责学生时，他回答：“医师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病人。”一天，他看到一个奸夫在拼命奔跑，于是大呼：“可怜虫，你只需一个奥卜尔就能逃离这样的险境呀。”如我们在赫卡托的《轶闻集》中所知，他常说，与乌鸦为伍总比与谄媚者为伍好些；因为在前者中，你死后才被吞食，而在后者中，你还苟活于世的时候就已经给生吞活剥了。

有人问他何为人类的至福，他答道：“快乐地死去。”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说丢掉了笔记本，他说，“你应该把它们写在头脑中，而不是写在纸上。”因为铁会生锈腐蚀，所以他说，易妒之人也会焚毁于他们自己的情感。他说，那些欣欣然长生之人必定活得很虔诚，很正直。还说，当城邦不能区分好人和坏人时，它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来临了。一次，一帮流氓向他欢呼喝彩，他说：“我非常担心我做错了事。”

① 正如在第二卷第118节中一样，在 καινοῦ = “new”（新的）和 καὶ νοῦ = a mind too（也有一个头脑）之间也有一个相同的难以翻译的双关谐语。

② 参见 M. Anton. Vii. 36 Ἀντισθενικόν, βασιλικόν μὲν εὖ πράττειν, κακῶς δὲ ἀκούειν, 和普卢塔克 Alex. c. 41（关于亚历山大）。

他说，若同行们意气相投，就再没有比他们的公共生活更坚固的堡垒了。还说，航海所必需的设备，就是那些即使遭逢海难也可以帮助你搏击风浪的东西。有一天，有人谴责他与坏人交往过密，他反驳：“想想吧，医生对病人呵护备至，但他们自己却不会染上高烧。”他说，“很奇怪，我们从谷物中剔除了毒麦，从战争中淘汰了无能之辈，却不能免除坏人对城邦的破坏。”有人问他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他回答，“与我自己谈话交流的能力。”有人捧杯邀请他高歌一曲，他答道，“那你一定要为我管乐伴奏。”第欧根尼向他乞讨一件上衣，他吩咐他把自己的斗篷围着身子折两次。有人问他什么学识最必需，他答道：“能除掉已知之物而达到无知状态的学识。”^① 他忠告人们，当他们陷于诽谤时，即使被乱石相向，也要勇敢地承受。

他常常奚落柏拉图傲慢自负。无论何时，只要他在行军队伍中看到一匹精神饱满的战马，就会转向柏拉图，说：“在我看来，你本应造出这样一匹傲慢的、爱炫耀的骏马。”这是因为柏拉图总是不厌其烦地赞扬马。有一天，他去探望生病的柏拉图，看到柏拉图呕吐过的盆子，于是说：“我只看到胆汁，没有看到骄傲。”他常常建议雅典人投票决议驴就是马。^② 而他们认为这荒谬可笑，他答道：“但将军也不过是从你们这些未经训练的人中选举出来的。”有人对他说，“许多人都赞扬你。”“为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他如是答。他故意转过斗篷的破烂部分以让人们看到，而当苏格拉底恰巧看到时，他说：“我透过你的斗篷窥视到了你对名誉的热爱。”^③ 梵尼亚在其关于苏格拉底学派的著作中向我们讲述，有人询问安提斯泰尼，要想成为善且高贵的人必须做些什么，他答道：“你必须向那些懂得避免你所犯错误的人学习。”有人颂扬奢侈，他回答：“祝愿你的敌人的子孙生活奢侈吧。”

对一个搔首弄姿幻想着要当画家的模特的青年人，他这样问他：“告

① 即消除已有意见而接受全新的知识。——译注

② 比较柏拉图《斐德罗篇》260 C。

③ 比较 Aelian, Var, Hist, ix. 35

诉我，如果青铜像可以说话的话，你认为最令它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它的美丽”，青年人如是答。“那么，”他说，“你难道不为自己欣喜于与一个死物有相同性质而羞愧万分吗？”一个来自于本都斯的年青人许诺说，只要他的咸鱼货船一到，他就会重重酬谢安提司泰尼。于是安提司泰尼拿了一个空袋子带着年青人来到一家面粉店，他把袋子装满后就打算扬长而去。老板娘向他要钱，他说，“这个年青人的咸鱼货船到了后，他就会付帐。”

安提司泰尼对阿尼图斯遭逐和美勒托被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偶然遇到了一些来自于本都斯的年青人，他们因为仰慕苏格拉底而来到雅典，他把这些人领到了阿尼图斯那里，并故意讽称阿尼图斯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据说）正是由于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阿尼图斯因而被逐出城邦。不论在何处，他只要看到一个女子打扮得珠光宝气，便会飞奔到那女子的家里，要求她丈夫拿出马匹和武器；如果她丈夫确实备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会任由他奢华下去，因为，他说，男人可以用这些东西自卫；而如果他什么也没有，他就会命令他脱去华丽的服饰。

下面是关于他的一些有趣话题^①。他曾证明，德性（virtue）可以传授；高贵只属于有德性的人。他认为，德性本身足以保证幸福，因为除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力量外，德性别无所需。他主张，德性是一种行为，并不需要太多言辞或学识；智慧之人是自足的，因为所有他人的善都属于他；臭名昭著是一件好事，就像痛苦一样；智慧之人在其公共行为中不是以成文法，而是以道德律令为指引；他也会结婚，与最美丽的女子结合而生儿育女；而且，他也不会蔑视爱，因为只有智慧之人才知道什么人值得被爱。

狄奥克勒记载了安提司泰尼的下面这些名言：对智慧之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异己的（foreign）或不可操行的。好人值得被爱。品德高尚之人是朋友。要与那些既勇敢又公正的人结盟。德性是不可剥夺的武器。与

^① 这里紧接着三段犬儒派的格言或行为规则的摘录；因为，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学说（δόξαι, δόγματα）。最后一段（第13节）似乎摘自狄奥克勒。



少数好人一起并肩抗击所有坏人，强过与大量坏人为伍抗击少数好人。要注意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最先发现你的错误。要比尊敬亲属更尊敬诚实的人。德性之于女人与德性之于男人是一样的。善行美好，恶径卑劣。要视一切邪恶为异己，且格格不容之。

智慧是最为可靠的堡垒，它永不崩塌，也不背叛。防御之墙一定要建在我们自身的坚不可摧的推理能力中。他常常在居诺萨革（Cynosarges）（白猎犬）运动场的距离大门不远处与人交谈，因此有人认为犬儒学派就得名于居诺萨革。安提司泰尼本人也有个绰号叫纯种猎狗。狄奥克勒告诉我们，他第一个对折斗篷，并满足于一件外衣，也是第一个只拿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的人。涅安塞斯也认为他是第一个对折斗篷的人。然而索西克拉底在其《哲学家的师承》的第三卷中说，阿斯盆都的狄奥多罗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他不仅任胡子疯长，而且只用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

在所有苏格拉底派成员中，塞奥波姆普唯独赞赏安提司泰尼。他说安提斯泰尼有着完美绝伦的技巧，通过愉悦的谈话就能说服任何他想说服的人。这一点在他的著作和色诺芬的《宴饮》（Banquet）中清晰可见。斯多亚派的最主要学说似乎也可追溯至他。因此，讽刺诗作家阿特纳奥这样描写他们^①：

你们精通斯多亚派的事迹，你们在神圣的书卷中记载了最优秀的教义：只有德性才是灵魂的善，因为只有德性才能拯救人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城邦。但记忆女神的女儿缪斯^②却赞扬肉欲的放纵，而这正是其他人所选择的目标。

安提司泰尼^③促成了第欧根尼的淡泊（indifference）、克拉特斯的节制（continence）和芝诺的刚毅（hardihood），他们为他们的身份（state）奠定

① Anth, Pal, ix. 496。

② 即 Erato；比较 Athen. Xiii. p. 555 b, Ap. Rhod. iii. 1。

③ 显然，此处开始的这一段与短诗前的那一段（第14节）并非出自相同出处。

了基础。色诺芬称他在交谈中最令人惬意，而在其他所有事情中最为温和。

他共有十部著作传世。

第一部包括：

《论表达》或《演讲风格》

《埃阿斯》或《埃阿斯的演讲》

《奥德修斯》或《关于奥德修斯》

《俄瑞斯忒斯的辩护》或《关于法庭辩论作家》

《摹仿作品》（类似的著作）或《吕西阿斯和伊索克拉底》

《答伊索克拉底题为“没有证人”的演讲》

第二部包括：

《论动物的本性》

《论生儿育女》或《论婚姻：关于爱的谈话》

《论智者》：一部关于相面术的著作

《论正义和勇敢》：一部劝勉性著作，三卷

《关于塞奥格尼（Theognis）》构成了第四、五卷

第三部是论文集：

《论善》

《论勇敢》

《论法律》或《论国家》

《论法律》或《论善和正义》

《论自由和奴役》

《论信仰》

《论护卫者》或《论服从》

《论胜利》：一部经济学的著作



第四部包括：

《居鲁士》

《更伟大的赫拉克勒》或《论力量》

第五部包括：

《居鲁士》或《论王权》

《阿丝帕希娅》

第六部包括：

《真理》

《论讨论》：一本关于辩论的小册子

《萨托（Satho）》或《论矛盾》，三卷

《论谈话》

第七部包含如下：

《论教育》或《论名字》，五卷

《论名字的用途》：一部有争议的著作

《问与答》

《意见与知识》，四卷

《论死亡》

《生与死》

《下界中的人》

《论自然》，两卷

《关于自然的一个问题》，两卷

《意见》或《好辩者》

《关于学识的问题集》